

# 也说“爨”

王宁

—

也说“爨”——兼致黄天骥

先生

提要：宋金元时期的“爨”除了来自异域、与脚部动作关系密切、具有“歌伴舞”的属性之外，它还是一种发展变化着的伎艺形式：早期应该主要是“歌伴舞”，后来传入中原之后，与本地的伎艺结合，黏附了念诵、说唱等因素，出现了综合性和叙事化的趋势，并最终发展成为与通常意义的“院本”十分接近又具有区别的新形式。

关键词：金院本金院本名目宋杂剧官本杂剧段数爨

“爨”是宋元时期演艺文献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语词，在“官本杂剧段数”和“金院本名目”中都曾出现，“官本杂剧段数”自“新水爨”始，有四十三目含“爨”者，金院本名目中则有专门的一类“诸杂院爨”。关于“爨”的含义及其体制形式，古今学者多有异说，一般依据陶氏《辍耕录》所谓“国朝院本五人”云云，把它理解为“院本”的别称，[1]比较有特色的是清代焦循《易余籥录》中的“角色说”，以及李啸仓先生的“艳段说”。对前者，李啸仓《宋元伎艺杂考》“宋金元杂剧院本体制考”一节已力辩其非。后者，胡忌先生在《宋金杂剧考》第四章第四节“分类研究”也已详细辨别。把“爨”理解为“院本”，此说如果不加仔细辨别，当无大谬。但如进而求其具体的形式体制，窃以为仍有未逮。近来黄天骥先生发表于《文学遗产》的《“爨弄”辨析》一文，在充分的资料支持下，对“爨”的含义提出三点意见，对我们了解“爨”的形式体制很有帮助。[2]本文想在黄先生文章基础之上谈一点个人意见，希望能给寂寞的宋金杂剧研究带来一点生气。

一、关于黄先生的三点结论。

黄先生的结论可以概括为三点：一，“爨”作为名词出现，往往和足部动作有关。二，爨的属性之另一面，是“以歌伴舞”。三，化装和幻术，是爨的另一属性。关于“爨”与足部动作有关，黄文列举元明间戏曲散曲作品中，“爨”作为名词时的数例：一为“戾家行院学蹈爨”（《宦门子弟错立身》）；一为“踏金顶莲花爨”（马致远【南吕·一枝花】《咏庄家行乐》套数）；一为“踏爨的做两件采绣时衣”（朱有燬《复落娼》杂剧），续云：“人们以踏、蹈、蹠的字眼来表述爨，说明爨与舞步的关联。”并在此节小节：“总之，从爨以踏、蹈、蹠等动作强调，以趋踎形容，说明了舞步的强烈性，乃是爨弄的属性之一。”换言之，“爨”应该是以舞蹈见长的伎艺表演，此说甚是。关于爨“以歌伴舞”的属性，黄文引汤氏《邯郸梦·仙园》中，老旦扮兰采和上唱：“高歌踏踏春，爨弄的随时诨”曲文，以及《雍熙乐府》中的“能歌时曲能踏爨”为证，主张唱总是和踏爨联系着的。依据另一条相关资料，我以为“爨”可能来自“踏爨”，它的基本形式就是少数民族的“踏歌”。宋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：“獠人每岁十月旦，举山同祭都贝大王，于其庙前会男女之无家室者，男女各群，连袂而舞，谓之‘踏獠’”。[3]宋代的“踏爨”一词，在构词方式上与“踏獠”同。不同的是“踏獠”为“獠人”的踏歌，而“踏爨”是“爨人”的踏歌而已。黄文所举例证把爨与歌唱并列，说明了爨与歌唱的密切关系。但结合以上资料，我以为这里的“歌”，应该是节奏感较强的，其作用在于“伴舞”。所以，尽管“爨”的演出是有歌有舞。但实际上，舞蹈应该占据中心地位。从所谓的“爨弄的随时诨”，我们还可以看出：有的情况下，爨可能和“说白”打诨联系在一起。“官本杂剧段数”中若干含有词牌以及其它曲牌的名目，正应该是以词调或其它曲调来伴舞步的，或如王国维所言，“其中用词调及曲调者，当以此曲循环敷衍。”[4]采用的是近乎“乐伴舞”的形式。因此，我们甚至可以推断，这些词调和曲调，其节奏也应该是比较明快的。关于爨“化装和幻术”的属性，参《说郛》引《云南通志略》等资料，可以看出爨在表演时，其化装可能有借鉴异域的成份。[5]唯所云“爨”可能包含幻术的说法，似可商榷。黄文所引为五代后唐尉迟渥《中朝故事》，文曰：“咸通初有布衣爨，善幻术”，此处的“爨”，当指“爨人”，与作为伎艺演出的“爨”并不对等。“爨”本有“爨炊”之意，从火，字或象其形，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云：“许子以釜甑爨，以铁耕乎？”[6]古

之所谓爨国之人，或当于“用火”有独到之处，故名。《中朝故事》中所谓的：“药引火势，斯须即通彻二楼”云云，应该正是爨人“玩火”之写真。

## 二、“官本杂剧段数”中的“爨”。

“官本杂剧段数”自“新水爨”始，有四十三目含“爨”者，仔细分析这些“段数”，也有助于我们理解“爨”的具体含义及伎艺类型。从名称上分析，这些“段数”又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类型：

一种是含词调和其它曲调者，其中含词调者七种（含重出两种）：宴瑶池爨、醉花阴爨（或与曲牌有关）、夜半乐爨、木兰花爨、月当厅爨、醉还醒爨、扑蝴蝶爨（或与队舞有关）。含其它曲调者四种：新水爨、钱手帕爨【小字‘太平歌’】、棹孤舟爨、金莲子爨。

一种为与舞蹈有关者，如天下太平爨、百花爨、闹夹棒爨、扑蝴蝶爨（重出）等，另三十拍爨、三十六拍爨等从名称上分析，也应该和舞蹈有关，以上共计六种。

第三种则应和某一故事有关，如“风花雪月爨”疑演桂花仙子和陈世英情事，“宴瑶池爨”疑与王母祝寿事有关，“借衫爨”疑与《永乐大典》卷二零七百三十九之“杂剧三”之《借布衫》题材同，“钟馗爨”疑演钟馗故事，“象生爨”应和乐妓故事有关。[7]另门子打三教爨、醉青楼爨、钱爨、睡爨、门儿爨、上借门儿爨、抹紫粉爨、烧饼爨、闹八妆爨、恋双双爨、恼子爨等名目，依据题目分析，都应该和某一故事相关，此类名目共计十六目。除以上可略考者，余十四目不详所指，不强解。

以上含有“爨”的三种名目，第一种含词调和曲调者，应该是“有音乐伴奏的舞蹈”，[8]第二种“与舞蹈相关者”，则应该属于较为纯正的舞蹈，参考《乐府杂录》中关于“字舞”的记载，即可一目了然。第三种“与某种故事相关者”，则应该用舞蹈来叙述某一故事，它反映了舞蹈的“叙事化”以及舞蹈对故事的黏附。这里的“舞蹈”，应该是较为广义的，它不仅包含传统意义的“手舞足蹈”，而且还包含有滑稽性的科泛，有时还可能和踏歌或“诨语”结合在一起。所以，这些名目大致可以归于“舞蹈和动作”一类，它是“以舞蹈和动作”为母体，进而黏附其它伎艺（如化装等），并向戏曲过渡的另外一种“准戏曲”形态。总起来看，在“官本杂剧段数”中，所谓的“爨”虽然已经具有不同的类型，显现出“多样”的趋势，但整体上与“舞蹈”的关系

均比较密切，也有比较“齐一”的一面。

### 三、院本名目中的“院爨”。

院本名目中，“爨”是作为“院爨”的面目出现的，它已经构成了“院本名目”的一个大类，在“名目”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。仅仅从“爨”的称谓上分析，这些类目似乎应该归属于同一种伎艺。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下面所列的细目就会发现：院本名目中的“院爨”其实也含有很复杂的内容，与“官本杂剧段数”中的“爨”已经有了较大区别。从名目名称看，这些类目可以分为三个小类：一是含大曲、法曲、词调或者其它曲调者，如“闹夹棒六么”、“闹夹棒法曲”、“集贤宾打三教”等。这类名目从称谓上与和曲院本很相像，但实际上并不类似。根据有关资料，我倾向于以为：“和曲院本”是从大曲、法曲以及其它曲调演奏发展而来的，配合音乐演奏而有简单的扮演，如《太平广记》记载的封舜卿“麦秀两歧”然，其重点在“曲”而不在“演出”。[9]而“爨”的重点在舞蹈或者动作，“演”是其中心和着眼点。和曲院本可以理解为“围绕曲子中的故事和人物作一些简单的扮演”，扮演在这里具有“图解”、诠释乐曲内容的作用；而含有大曲、法曲或者其它曲调的“爨”，其着重点仍在“舞蹈”，这里的乐曲起到的是“伴舞”的作用，可以理解为“有乐曲或者歌唱相伴的舞蹈”。

第二类是“指事类”或“因人立目”者，如喷水胡僧、三偈一卜、四偈祈雨等，这些名目与“官本杂剧段数”中的“杂戏”十分近似。[10]

第三类则和“说唱”的伎艺有关。如其中所谓的“千字文”，据钱南扬先生考证，应该属于“伶人摘其词句聊串之，以演述一事”的演出。钱先生另举《新刊倭袍千字文》为例，说明其在后世说唱文学中的遗存，并判断云：“以拟院本，庶几近之。”由于这类资料比较鲜见，现摘录其部分文字，关于具体的演出形式，我怀疑是一种节奏感很强的吟诵，或者雷同于后世的“说书”，观以下引文可见：

九州禹迹真襄阳，俶载南亩风土良。世禄侈富刁朝奉，空谷传声姓名扬。交友投分唐公子，肆筵设席过时光。只因他驴骡牒特性往维扬去，旷远绵邈路途长。车架肥轻离故土，冷落了毛施若姿大娘娘。那娘娘是昼眠夕寐心不稳，性动神疲怨夫郎。矩步引领往花园去，散里逍遥解闷肠。（下略）[11]

下文则叙述大娘娘与王文“相通”事，甚至有“淡黄色”的描写，从文字

内容看，很适宜说书的演出。除了“千字文”一类，这类剧目中的“讲道德经”、“讲百花爨”等，与“拴搐艳段”中的“花名”等很相似，也应该是以“说”见长的。但既然归于“院爨”一类，自然应该和“爨”这一形式有关。这样，所谓的“诸杂院爨”，按照伎艺的不同，其实可以分为三个小类，第一类是侧重于舞蹈的，我们归于“舞蹈”类。第二类侧重于故事，归于“杂戏”一类。第三类侧重“说”和“念诵”，归于“说唱”类。院本中的“爨”，随着“综合”的发展，已经呈现出不同于“官本杂剧段数”中的“爨”，一方面表现出复杂性，另一方面呈现出“吸收”和“融合”的态势。

比较“官本杂剧段数”以及“金院本名目”中的有关“爨”的记载，并参考黄先生的研究，似乎可以大致得出这样的结论：

（一）“爨”源出“爨人”的踏歌，在装扮上也可能有借鉴异域的地方，是由异域输入的伎艺演出形式。

（二）“爨”在宋元期间是一种发展变化的伎艺形式，它在传入中原以后，与本地的其他伎艺结合，在形式上产生了一些具体变化。

（三）原始形态的“爨”就是“歌伴舞”，其音乐节奏可能是比较明快的。后来它与中原的伎艺结合，可能采用中原的音乐和曲调，如词调等。除此以外，“爨”还借鉴融合了“杂戏”中的念诵和动作表演，出现了叙事化的倾向，并有一脉朝着“说唱”发展。

（四）由于“爨”从“原生态”的歌舞向着综合性的伎艺发展，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许多新的演艺形式，到了后来，所谓的“爨”在有的情况下也就成为了“院本”的代称，这也就是院本名目中出现的“院爨”。但在具体演出形式上，它们可能还保留有早期“原生态”的某些特点，与通常意义的院本仍不可等量齐观。否则，“金院本名目”中的“院爨”也就没有单列的必要了。

作者简介：王宁，男，山西临汾人，1967年生，文学博士，副教授，现为苏州大学博士后。

通讯地址：041004 山西省临汾市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

215006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后

电话：山西：0357—2051801（宅）

苏州：0512——65118547（宅）

电子邮件：[1967526905@sohu.com](mailto:1967526905@sohu.com)

---

[1] 可参考王国维《宋元戏曲史》（东方出版社，民国学术经典文库，1996年版）页58，郑振铎《中国俗文学史》（东方出版社，民国学术经典文库，1996年版）页244，谭正璧《话本与古剧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）页218。

[2] 见《文学遗产》2001年第一期页63。

[3] 宋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卷十页六，参《笔记小说大观》（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）册七页366。

[4] 《宋元戏曲史》页55。

[5] 参胡忌《宋金杂剧考》（中华书局1959年版）页197。

[6] 《四书五经》（中国书店1985年版）册上《孟子》之页38。

[7] 以上并参《话本与古剧》页185—186。

[8] 胡忌先生所言“以调名演本意者”，则或为故事类演出，参《宋金杂剧考》页166。

[9] 对此我另有《金院本之“和曲院本”及“诸杂砌”别解》一文专述，可参考。

[10] 这里的“杂戏”，与通常所谓的“滑稽戏”很接近，具体是指以念诵、动作为主且多数具有滑稽色彩的“宋金杂剧”。但我以为：分宋金杂剧为“歌舞戏”和“滑稽戏”的作法其实并不严密，所以这里用“杂戏”与“歌舞戏”对举，详见拙作《宋元乐妓与戏剧》之“形式第一：基于乐妓问题对宋金杂剧伎艺形式的研究”。

[11] 参钱先生《千字文院本之前后》，详《歌谣》第九十七号《俗谜溯原补》，今据南京大学中文系《钱南扬先生纪念集》以述。